

捍卫馬克思列宁 主义的历史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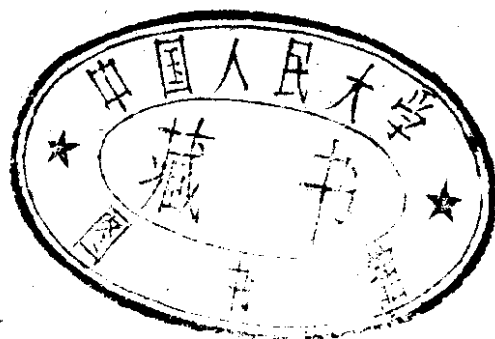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11031/9
404008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

翦伯赞等著

RD06/1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

翦伯赞等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5印张 94,000字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800 定价(7)0.45元

編 者 的 話

1957年春天，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兴风作浪，妄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讓历史倒退到解放以前黑暗日子里去的时候，社会科学界有一撮右派分子也乘机而起，向党、向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的阴谋活动不只限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也包括历史学在内。历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夢家等領头制造和散布种种謬論，打起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他們說什么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說什么历史学“只开五朵花”，說什么“以論文代替一切，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說什么“共产党领导不了历史科学研究”，等等。他們和別的社会科学的右派分子紧密配合，彼此呼应，企图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科学的领导，恢复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旧史学，从而夺取无产阶级的科学陣地，为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在理論上做好准备。

跟着广大人民紛紛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历史学界也展开了反右斗争，許多历史学者和專家都针对右派分子的謬論提出了极其有力的駁斥，进行了坚决的无情的打击，粉碎了右派分子在历史学界的反动阴谋。

为了帮助青年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历史科学爱好者加强思

想武裝，巩固在這場鬥爭中的收获，我們選輯一部分批判右派分子的論文和发言，編成了這本書。這些選文的內容大都側重批判反動的历史學的观点和方法，我們以為這樣更可以幫助讀者掌握历史唯物主义這一鬥爭的武器。為了讓讀者能充分理解這些批判所提到的問題，我們還收集了右派分子中几篇有代表性的謬論，附在書末。

我們編這本冊子，曾得劉桂五同志、林英同志及“历史研究”編輯部的同志們的幫助，謹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目 次

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翦伯赞	5
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	孙定国	14
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	齐思和	32
驳斥雷海宗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 的谬论	陈乐素 丘汉生	40
从雷海宗的历史分期论和工具决定论来看他的 反动政治目的	祝瑞开	46
驳一个荒谬的“建议”	刘大年	57
批判荣孟源恢复旧历史学的反动建议书	戴 逸	65
向达是怎样反对党对历史科学的领导的	翦伯赞	79
批判向达污蔑历史研究工作的谬论	胡厚宣 楊向奎	85
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	唐 蘭	95
解放以来我国历史科学的巨大成就	陈庆华 袁良义	110

附 录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	雷海宗 123
雷海宗在4月14日天津教授們关于“百家爭鳴”座談会 上的发言·····	141
雷海宗給人民日报編輯部的信·····	144
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資料·····	荣孟源 149

編 者 的 話

1957年春天，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兴风作浪，妄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讓历史倒退到解放以前黑暗日子里去的时候，社会科学界有一撮右派分子也乘机而起，向党、向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的阴谋活动不只限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也包括历史学在内。历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夢家等領头制造和散布种种謬論，打起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他們說什么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說什么历史学“只开五朵花”，說什么“以論文代替一切，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說什么“共产党领导不了历史科学研究”，等等。他們和別的社会科学的右派分子紧密配合，彼此呼应，企图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科学的领导，恢复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旧史学，从而夺取无产阶级的科学陣地，为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在理論上做好准备。

跟着广大人民紛紛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历史学界也展开了反右斗争，許多历史学者和專家都针对右派分子的謬論提出了极其有力的駁斥，进行了坚决的无情的打击，粉碎了右派分子在历史学界的反动阴谋。

为了帮助青年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历史科学爱好者加强思

想武裝，巩固在這場鬥爭中的收获，我們選輯一部分批判右派分子的論文和发言，編成了這本書。這些選文的內容大都側重批判反動的历史學的观点和方法，我們以為這樣更可以幫助讀者掌握历史唯物主义這一鬥爭的武器。為了讓讀者能充分理解這些批判所提到的問題，我們還收集了右派分子中几篇有代表性的謬論，附在書末。

我們編這本冊子，曾得劉桂五同志、林英同志及“历史研究”編輯部的同志們的幫助，謹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目 次

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翦伯赞	5
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	孙定国	14
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	齐思和	32
驳斥雷海宗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 的谬论	陈乐素 丘汉生	40
从雷海宗的历史分期论和工具决定论来看他的 反动政治目的	祝瑞开	46
驳一个荒谬的“建议”	刘大年	57
批判荣孟源恢复旧历史学的反动建议书	戴 逸	65
向达是怎样反对党对历史科学的领导的	翦伯赞	79
批判向达污蔑历史研究工作的谬论	胡厚宣 楊向奎	85
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	唐 蘭	95
解放以来我国历史科学的巨大成就	陈庆华 袁良义	110

附 录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	雷海宗 123
雷海宗在4月14日天津教授們关于“百家爭鳴”座談会 上的发言·····	141
雷海宗給人民日报編輯部的信·····	144
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資料·····	荣孟源 149

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翦伯赞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的阴谋活动，不只限于社会学、经济学等部分，也包括历史学在内。我现在就历史学这方面说几句话。

解放以来，我国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都初步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拥护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还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的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

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有很多共同点，主要的是下列几方面：

第一，和其他部门的右派分子一样，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例如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都发表了这样的谬论，他们都是从原则上反对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历史科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它和经济学一样，它的材料的

特殊性質就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階級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辯護歷史家自己所屬的階級的利益。因而在這一方面右派分子就帶着最惡毒的敵意，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瘋狂的公開的進攻。他們妄想在歷史科學領域中反掉馬克思列寧主義，讓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復辟。

雷海宗用一本所謂“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蔑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够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地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

說資產階級已經臨于沒落的時代，就是在这个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象馬克思所說的，“好象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跡，豈不是神話。

向達則提出歷史學只開五朵花的問題，來進行攻擊。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應該指出，向達提出的五朵花的問題，是不符合事實的。解放以來我們是着重地討論了這五個問題，討論這五個問題並沒有錯，因為它們是歷史上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不過除此以外，在歷史學方面我們還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其中有大問題，也有小問題。然而向達就只看到這五個問題，用他的話說，只看到這“五朵花”，而且最討厭這五朵花。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才能開出這五朵花來。正因為如此，向達就不高興，到處宣傳，好象這就是解放以來中國歷史學的罪狀。向達不僅反對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而且十分輕蔑馬克思主義。湯用彤先生在他的著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重版時作了一個後記，里面說到“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就說：“這是降低身分”。顯然照他看來，只有堅持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才是高人一等。

如果說雷海宗和向達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企圖用買辦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來代替馬

克思主义，荣孟源則主張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荣孟源在他的“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資料”一文的初稿中，充分地暴露了他的这种反动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沒有一个字提到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隱晦的笔調反对馬克思主义。他說：“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資料之外，多是夾叙夾議的論文。論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論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从前后文看来，荣孟源所謂的論文，就是指的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論文。这种論文，在荣孟源看来，是妨害了历史科学的发展的。他又說“編年史繼承我国的历史傳統，既要直言无隱，又应注意書法，即注意立場观点和方法。”

我們从来沒有反对过編年史，我們認為編年史虽然也有它的缺点，但仍然是我国史料編纂学中的优良傳統之一，所以解放以后，我們把“資治通鑑”整理出版了。不过用編年体的方法来編排史料，并不排除应用新的立場和观点；反之应用新的立場和观点来研究历史不是就不能“直言无隱”，然而不难看出，荣孟源是把直言无隱和立場观点方法对立起来，好象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应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就不能直言无隱，这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种惡毒的污蔑。荣孟源在攻击了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了編撰各种不要馬克思主义或反馬克思主义历史書的建議。按照荣孟源的建議去行事，就必然要使中国的历史学退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

尽管右派分子用玫瑰的顏色来描写資产阶级的乃至封建

地主階級的历史学,但是要想把中国的历史学拉着倒退是不行的,原因就是時間太迟了。馬克思說過:“同一件东西对某一个世紀是一个完成品,但对另一世紀,只是用到新的生产去的原料而已。”資產階級的乃至封建地主階級的历史学,都有他自己的世紀,它們的世紀已經过去了。因此即使在它們中間有一些有用的部分,也只能作为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原料了。

第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严重右派思想的人不仅反对馬克思主义,也对共产党的領導进行惡毒的攻击,向达、雷海宗、荣孟源等都是这样。向达在很多會議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領導大肆攻击。他說科学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說科学院的党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軍閥。向达經常摔紗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議。向达自己反对共产党的領導,以为別人也和他一样反对共产党的領導。他所謂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还以老爷自居,叫这个下台,那个下台。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級教授、圖書館館長,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員,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長。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給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誣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惡毒地誣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窩”。他恣意挑撥說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則来,揮之則去”。他威胁地說:“把我們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們是受气,我要控訴”。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誣蔑“中国知識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領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后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么能給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話說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談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說,不然,知識分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极怠工了。

荣孟源也极端仇視我們对資产階級思想的批判。他在前述文章里,歪曲和捏造了一些黨員說的話,然后攻击說“我認為这說法很无知,可是只能腹誹,不敢說出口来,腹誹应当杀头,但无所表示,他人不知,其奈我何”。他簡直是把共产党员看做封建專制的君主,其心怀仇恨之深是可想而知了。

所有这些都說明了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都是隱蔽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之下,叫着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对社会科学の領導,以便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中取消科学的火車头的阴谋。

第三,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們都是在白天打着灯籠到处寻找共产党的缺点,而对于解放以后在党的領導之下的历史科学的迅速发展,則裝作沒有看見,或者不愿看見。他們把解放以后的历史科学說成漆黑一团。向达說:“現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說:“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